



| 文 | 白 | 对 | 照 | 全 | 译 |

资治通鑑

李静泉題



[宋] 司马光◎著 黄锦鉉◎主编 台湾二十七位教授◎合译

第一辑 · 战国 秦 西汉

【叁】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上下若干年间，安危治乱之机，情伪吉凶之变，大者纲提领挈，细者缕析毫分。心目了然，无适而非吾处事之方。读此书，尤能开涤灵襟，助发神观。”

——朱熹

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此书直到清代乃至今天，还是一部学历史的人所必读的书。”

——钱穆



ISBN 978-7-80228-969-7



9 787802 289697 >

定价：128.00 元(全三册)



| 文 | 白 | 对 | 照 | 全 | 译 |

资治通鉴

[宋] 司马光◎著 黄锦鋐◎主编 台湾二十七位教授◎合译

第一辑 · 战国 秦 西汉

卷二十五 汉宣帝地节三年（前67）～卷三十八 王莽地皇三年（22）

【叁】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目 录

《资治通鉴》译序	1
宋神宗《资治通鉴》序	4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6
宋神宗奖谕诏书	9
宋史司马光传	10
执行编译教授简介	19
卷第一 周纪一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周烈王七年(前 403 ~前 369)	1
卷第二 周纪二 周显王元年~四十八年(前 368 ~前 321)	25
卷第三 周纪三 周慎靓王元年~周赧王十七年(前 320 ~前 298)	52
卷第四 周纪四 周赧王十八年~四十二年(前 297 ~前 273)	74
卷第五 周纪五 周赧王四十三年~五十九年(前 272 ~前 256)	101
卷第六 秦纪一 秦昭襄王五十二年~秦始皇帝十九年(前 255 ~前 228)	127
卷第七 秦纪二 秦始皇帝二十年~秦二世皇帝元年(前 227 ~前 209)	157
卷第八 秦纪二 秦二世皇帝二年~三年(前 208 ~前 207)	186
卷第九 汉纪一 汉高帝元年~二年(前 206 ~前 205)	209
卷第十 汉纪二 汉高帝三年~四年(前 204 ~前 203)	235
卷第十一 汉纪三 汉高帝五年~七年(前 202 ~前 200)	258
卷第十二 汉纪四 汉高帝八年~十二年(前 199 ~前 188)	287
卷第十三 汉纪五 汉高后元年~汉文帝前二年(前 187 ~前 178)	316
卷第十四 汉纪六 汉文帝前三年~前十年(前 177 ~前 170)	342
卷第十五 汉纪七 汉文帝前十一年~汉景帝前二年(前 169 ~前 155)	365
卷第十六 汉纪八 汉景帝前三年~后三年(前 154 ~前 141)	391

卷第十七	汉纪九	汉武帝建元元年~元光元年(前140~前134).....	422
卷第十八	汉纪十	汉武帝元光二年~元朔四年(前133~前125).....	448
卷第十九	汉纪十一	汉武帝元朔五年~元狩四年(前124~前119).....	476
卷第二十	汉纪十二	汉武帝元狩五年~元封元年(前118~前110).....	504
卷第二十一	汉纪十三	汉武帝元封二年~天汉二年(前109~前99).....	529
卷第二十二	汉纪十四	汉武帝天汉三年~后元二年(前98~前87).....	560
卷第二十三	汉纪十五	汉昭帝始元元年~天凤六年(前86~前75).....	586
卷第二十四	汉纪十六	汉昭帝元平元年~汉宣帝地节二年(前74~前68).....	608
卷第二十五	汉纪十七	汉宣帝地节三年~元康四年(前67~前62).....	637
卷第二十六	汉纪十八	汉宣帝神爵元年~三年(前61~前59).....	665
卷第二十七	汉纪十九	汉宣帝神爵四年~黄龙元年(前58~前49).....	686
卷第二十八	汉纪二十	汉元帝初元元年~永光二年(前48~前42).....	709
卷第二十九	汉纪二十一	汉元帝永光三年~竟宁元年(前41~前33).....	733
卷第三十	汉纪二十二	汉成帝建始元年~阳朔二年(前32~前23).....	761
卷第三十一	汉纪二十三	汉成帝阳朔三年~永始三年(前22~前14).....	790
卷第三十二	汉纪二十四	汉成帝永始四年~绥和元年(前13~前8).....	818
卷第三十三	汉纪二十五	汉成帝绥和二年~汉哀帝建平元年(前7~前6).....	838
卷第三十四	汉纪二十六	汉哀帝建平二年~四年(前5~前3).....	859
卷第三十五	汉纪二十七	汉哀帝元寿元年~汉平帝元始二年(前2~2).....	879
卷第三十六	汉纪二十八	汉平帝元始三年~王莽始初元年(3~8).....	902
卷第三十七	汉纪二十九	王莽始建国元年~天凤元年(9~14).....	923
卷第三十八	汉纪三十	王莽天凤二年~地皇三年(15~22).....	948

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五

汉纪十七

起网逢摄提格（前 67）

尽屠维协洽（前 62）

共 6 年

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下）

地节三年（甲寅，前 67）

1. 春，三月，下诏令说：“曾听说有功劳而不奖赏，有罪行而不诛讨，那么，虽是唐尧、虞舜来治理天下，也不能教化天下人民。现在胶东国的辅相王成，招怀百姓，劝勉不怠，使得流亡各地的人民，自行来申报户籍的，有八万多人，治绩不同于平常，应封赐成关内侯的爵位，俸禄为中二千石。”结果王成在还没来得及被征用时，就病死在任上。后来又下诏命令丞相、御史，去询问郡、国派来京师呈上财政簿书给中央的诸侯国长史或郡的守、丞等人，问问他们对于政令得失的看法如何。有人就回答说：“以前的胶东国辅相成，虚报户籍，伪自增加户口数，来博得显扬奖赏。此后一些俗吏便多半只图虚名，而无实际。”

2. 夏，四月戊申日（二十二日），宣帝立了他的儿子奭为皇太子，任命丙吉为太傅，太中大夫疏广为少傅。封太子的外祖父许广汉为平恩侯，又封霍光的哥哥的孙子中郎将霍云为冠阳侯。

霍显听说立了太子，气得吃不下东西，还吐了血，说是：“他是皇上还在民间未被拥

地节三年（甲寅，前 67）

1. 春，三月，诏曰：“盖闻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唐、虞不能化天下。今胶东相王成，劳来不怠，流民自占八万馀口，治有异等之效。其赐成爵关内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征用，会病卒官。后诏使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长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对言：“前胶东相成伪自增加以蒙显赏。是后俗更为虚名”云。

2. 夏，四月戊申，立子奭为皇太子，以丙吉为太傅，太中大夫疏广为少傅。封太子外祖父许广汉为平恩侯。又封霍光兄孙中郎将云为冠阳侯。

霍显闻立太子，怒恚不食，欧血，曰：“此乃民间时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为王



立为皇帝时生的儿子，如何能被立为皇太子！如果以后皇后生了儿子，难道反令他只被封为王而已吗？”同时还唆使皇后，教她去毒杀太子。于是皇后屡次召赐太子饮食，保姆和乳母就先试吃，所以皇后虽然每次都带有毒药，却苦无机会下手。

3. 五月，甲申日（二十九日），丞相韦贤因为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请求退休。因此便赏赐给他一百斤黄金，和可供坐乘（古时候的车子通常都是立乘），用四匹骏马拉的车子，让他辞职，退居到他的私宅去。丞相有了退休的例子，是从韦贤开始的。

4. 六月，壬辰日（七日），任命魏相为丞相。辛丑日（十六日），任命丙吉为御史大夫，疏广为太子太傅，疏广的侄儿疏受为少傅。

太子的外祖父平恩侯许伯，认为太子年纪太小，建议让他的弟弟中郎将舜去监护太子家。皇上就问广的意见，广回答说：“太子，是国家的储君，所接触的师友，一定要是天下的俊才，不应该单和外家许氏亲近。而且太子本身已有太傅、少傅的辅佐，所需的官属，已经完备，现在又让舜去监护太子家，这就表示太子是只亲外家，不能广受辅佐，是很浅陋的，这不是使太子得从天下俊才中增益他的德行的办法啊！”皇上很赞赏他的话，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魏相，相竟脱下官帽谢罪说：“这种见解，实在不是我们所能及得上的。”广因此受到皇上的器重。

5. 京师下了很大的雹，大行丞东海人萧望之便上疏说，这是由于大臣当政，由一姓专权所致。皇上平常就听到望之的名声，便任命他为谒者。当时皇上正在广延贤良，人民就经常上书提出他们的见解，这些建议便都交给望之去调查处理；望之就将比较高明的，转请丞相、御史去提拔他们，其次的，由中二千石官员去令他们试行所提出的办法，或从事其他的工作，等任满一年，再奏闻他们试行的结果如何；所提出的建议是不足采行的，就上奏天子，然后将他们遣归故里。凡所处理上奏的，都能符合宣

邪？”复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数召太子赐食，保、阿辄先尝之，后挟毒不得行。

3. 五月甲申，丞相贤以老病乞骸骨。赐黄金百斤、安车、驷马，罢就第。丞相致仕自贤始。

4. 六月壬辰，以魏相为丞相。辛丑，丙吉为御史大夫，疏广为太子太傅，广兄子受为少傅。

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许伯，以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将舜监护太子家。上以问广，广对曰：“太子，国储副君，师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独亲外家许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属已备，今复使舜护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广太子德于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语魏相，相免冠谢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广由是见器重。

5. 京师大雨雹，大行丞东海萧望之上疏，言大臣任政，一姓专权之所致。上素闻望之名，拜为谒者。时上博延贤俊，民多上书言便宜，辄下望之问状；高者请丞相、御史，

汉宣帝地节三年（前67）

帝的旨意。

6. 冬，十月，下诏说：“前次在九月，壬申日（十九日）发生的地震，朕非常的害怕。有能规戒朕失过的，以及那些贤良方正和直言极谏的才士，都应来匡正朕所注意不到的地方，对在显职的官吏，也可提出他们的过失，不要有所隐避！朕既寡德鲜能，不能使夷狄顺眼，所以在边境驻屯以防守外族入侵的部队，就一直不能撤除。现在如又要整顿军队，增派到外地去屯守，长久的劳苦百姓，这就不是用来安定天下的办法。所以应该罢去车骑将军张安世和右将军霍禹这两位将军的屯兵！”又下诏令说：“所有划定为养鱼畜兽的园囿，凡是还没用来供赏玩，我还没去过的，都开放租借给贫民去生产使用。郡国中的馆舍，也不要再去修建。流亡在外的人民，有重回到乡里的，就借给他们公田和五谷的种子去开发利用，而且不征收他们的丁口税（汉时在规定年岁内的人民，都要缴纳赋税，作为军费），也不派给他们徭役。”

7. 霍氏骄慢奢侈，恣意放肆。太夫人显，大兴土木，广筑府第，还修造坐车，在坐垫上和车上的扶手处，都加上彩画和绣花，车子的外表也都镀上黄金的颜色来装饰它；又用熟皮包住车轮，皮里面填满棉絮，来衬垫车轮，减轻车行的颠簸，由侍婢们用五彩的丝绳拉着车子，载着她在府第里游玩，还和家奴的总管冯子都淫乱；霍禹和霍山也都在那里修建房宅，经常骑着快马在长安西上林苑中的平乐馆驰骋；霍云每当应该上朝谒见皇帝的时候，就屡次托病不去，而私自外出游玩，带着众多的宾客，到黄山宫的苑囿中去张围打猪，只派个戴苍巾的官奴上朝递个名片通名报姓而已，并不亲自朝见，这种悖理的行为，都没有人敢责备他。显和女眷们不分日夜的，随时出入上官太后所居住的长信宫中，没有一定的时间，也没有一定的次数。

宣帝从在民间时，就听说霍氏因为受到尊贵显盛的日子已经太久了，内德的表现已不很善美。现在既亲临执政，便任命御史大夫魏相在宫中供职办事。显就告诉禹、云、山等

次者中二千石试事，满岁以状闻；下者报闻，罢。所白处奏皆可。

6. 冬，十月，诏曰：“乃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惧焉。有能箴朕过失，及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讳有司！朕既不德，不能附远，是以边境屯戍未息。今复飭兵重屯，久劳百姓，非所以绥天下也。其罢车骑将军、右将军屯兵！”又诏：“池籞未御幸者，假与贫民。郡国官馆勿复修治。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

7. 霍氏骄侈纵横。太夫人显，广治第室，作乘舆辇，加画，绣绀冶，黄金涂；韦絮荐轮，侍婢以五采丝挽显游戏第中；与监奴冯子都乱。而禹、山亦并缮治第宅，走马驰逐平乐馆。云当朝请，数称病私出，多从宾客，张围猎黄山苑中，使仓头奴上朝谒，莫敢谴者。显及诸女昼夜出入长信宫殿中，亡期度。

帝自在民间，闻知霍氏尊盛日久，内不能善。既躬亲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给事中。显



人说：“你们从不考虑到如何去继承大将军遗下的功业，现在由大夫魏相在宫中供职任事，如果别人一说你们的坏话，还能保全得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吗？”后来，霍家和魏家的家奴，有一次在路上相遇，彼此都不肯让路，霍氏的家奴就冲进御史府，想要去踢御史大夫的府门；御史为此向霍氏家奴叩头谢罪，霍氏的家奴才肯离去。有人将这件事告诉了霍氏的主人们，显等才感到忧虑。

正好魏大夫后来当上了丞相，就屡次在退朝时去谒见宣帝谈论政事；并且平恩侯和侍中金安上等人，也都可以随意的直接在宫禁中掌管机要的尚书省出入。当时霍山当尚书令，皇上又下令凡官吏人民如果要奏事，可以用密封的方式，直接呈奏，不必经由尚书令来转达；群臣如果要进见皇帝，也可以径自来去，不必通报尚书令。于是霍氏更感到已无实权，便非常的嫌忌厌恶他们。皇上略略听说过霍氏毒杀许皇后的事情，却还未能查明，便改调霍光的女婿度辽将军、未央卫尉、平陵侯范明友为光禄勋，调出他的二女婿诸吏、中郎将、羽林监任胜为安定太守。几个月以后，又调出霍光的姐夫给事中、光禄大夫张朔为蜀郡太守，关系较远的孙女婿中的中郎将王汉为武威太守。不久，又改调霍光的长女婿长乐卫尉郑广汉为少府。戊戌日（十月无此日），更派张安世为卫将军，凡未央、长乐两宫卫尉以及城门、北军的部队都归他管辖。任命霍禹为大司马，但无实权，在服制方面也只让他戴小冠而已，不是以前大司马大将军时代的戴武弁大冠，又没有印绶；还撤去了他所率领的那些屯兵和手下的官属，只让霍禹的官名和以前的霍光一样，都称为大司马而已。又收回范明友度辽将军的印绶，只给他担任光禄勋而已；还有霍光的第三个女婿赵平，本是散骑、骑都尉、光禄大夫，也带领着一部分驻屯军，现在也把赵平的骑都尉印绶收回了。凡是统率胡骑、越骑的将官，或是带领羽林军的，以及担任未央、长乐两宫卫尉的，和那些率领驻屯军的人，一律都调换成宣帝所亲信的皇后许氏家和外祖史家的外戚子弟来代替。

谓禹、云、山：“女曹不务奉大将军馀业，今大夫给事中，他人壹间女，能复自救邪！”后两家奴争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踰大夫门；御史为叩头谢，乃去。人以谓霍氏，显等始知忧。

会魏大夫为丞相，数燕见言事；平恩侯与侍中金安上等径出入省中。时霍山领尚书，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关尚书，群臣进见独往来，于是霍氏甚恶之。上颇闻霍氏毒杀许后而未察，乃徙光女婿度辽将军、未央卫尉、平陵侯范明友为光禄勋，出次婿诸吏、中郎将、羽林监任胜为安定太守。数月，复徙光姊婿给事中、光禄大夫张朔为蜀郡太守，群孙婿中郎将王汉为武威太守。顷之，复徙光长女婿长乐卫尉邓广汉为少府。戊戌，更以张安世为卫将军，两宫卫尉、城门、北军兵属焉。以霍禹为大司马，冠小冠，亡印绶；罢其屯兵官属，特使禹官名与光俱大司马者。又收范明友度辽将军印绶，但为光禄勋；及光中女婿赵平为散骑、骑都尉、光禄大夫，将屯兵，又收平骑都尉印绶。诸领胡、越骑、羽林及两宫卫将屯兵，悉易以所亲信许、史子弟代之。

8. 起初，在孝武帝的时候，因为征调频繁，百姓耗损，那些极度困乏的人民，便起而走险，做出很多犯法的事情来，奸诈寇盗的事件层出不穷，于是便命令张汤、赵禹这一班人去制订法令，而订出了知人犯法不举告是为故纵罪、以及所监临的主管犯罪，属下要一起判刑的法条；对于深险急刻，故入人罪的官吏，如犯了过失，都加以宽宥；官吏释放囚犯，如有怀疑是故意放纵的，便急刻加以诛罚。从此以后，一些奸邪虚浮的人，和险狡诈伪的法令，便都以此转相比拟，禁条就越来越多，律法的烦杂苛细，使得公牍规条满桌满室，到处都是，连主管官员看都看不完。因此，郡国中那些承办官员，引用法条的时候，就彼此解释不同，不相统一，有的犯的罪刑相同，却有不同的判决。那班奸猾的官吏，便可以如同生意人做买卖一样，去弄法受财，想放他一条生路的，就依附可以活命的法条去审判，想要他死的，便引用可以判他死刑的判例来定他的罪。使得那些评论是非的人，对于这种情形，都感到很冤曲哀伤。

廷尉史钜鹿人路温舒便上书说：“臣听说：春秋时，齐国由于有姜无知的杀掉齐襄公所造成的祸乱，才有后来桓公的兴起；晋有献公听信骊姬谗杀世子申生，并逐出公子重耳、夷吾等的灾难，文公也因此才能称霸诸侯；近代也有因为赵王如意的不得善终，又由于诸吕的作乱，而孝文皇帝乃得立为太宗的故事。由此看来，祸乱的变作，是将要开启圣人的兴起，在接续变乱的局势之后，一定会有非常的恩德，这就是贤人圣哲所以用来彰明天命的呀！从前，昭帝去世而无后代，立了昌邑王刘贺以后，却是那样的荒淫悖乱，这就是上天要用来开启圣哲，使他能有机会兴起。臣听说：依照《春秋》的义法，在国君被杀以后继任君位的，就不说即位，这是要求继位必得于正道，是在重视国君的布政施教，一统天下，要他能在刚受命执政的时候，就能谨慎小心。现在陛下初即帝位，这是顺应天意，所以应该改掉前代的过失，在刚接受天命之始，就使一切政教的布施，合乎正道，去除那些无谓的虚礼具文，解除人民的疾苦，来顺应上天的旨意。臣听说，暴秦的时候，有十项大的缺失，其中有一项缺失，现在还存在，那就是那些办案的官吏太过于残刻了。说到那狱

8. 初，孝武之世，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究民犯法，奸轨不胜，于是使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寔密，律令烦苛，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

廷尉史钜鹿路温舒上书曰：“臣闻齐有无知之祸而桓公以兴，晋有骊姬之难而文公用伯；近世赵王不终，诸吕作乱，而孝文为太宗。繇是观之，祸乱之作，将以开圣人也。夫继变乱之后，必有异旧之恩，此贤圣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无嗣，昌邑淫乱，乃皇天所以开至圣也。臣闻《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与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统，涤烦文，除民疾，以应天意。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



讼之事，是有关天下国家的命运，已死的人，是不能复生的，已断了的东西，是不能使它再连续起来的。《尚书》上记载皋陶的话说：‘与其枉杀无罪的人，宁可去妄免犯有大罪的人。’现在那些办案的官吏，却不是这样的，他们上下彼此相驱使，都以为办案要能苛刻，这才算是能明察秋毫，于是凡事深求的人，就获得公正无私之名，而平和的人，却会给他带来很多后患。所以那些办案的官吏，都希望能将人置于死地，并不是他们憎恶某人，是因为他们想要求得自己的平安无事，因此就只有将人处死罢了。所以死人的血，在市区里流转，受刑的囚犯，到处都是，被判死刑的人，每年有好几万。这是仁人圣贤所引为忧伤的事，天下所以未能太平，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说到人之常情，都是在安和的时候，便乐于生计，一旦有了哀痛，就想寻死，在酷吏的刑求下，有什么口供不会被取得的呢！所以囚犯因为忍受不了刑求的痛楚，便假托言词，胡乱的承认了过错；官吏为了便于取得囚犯的罪证，便引导着他去做不实的表白；等到要将案情呈上去的时候，又害怕不实的口供会被上级批驳下来，就又用心设计，下一番周密的推敲，来巧入人罪。于是奏上去的罪状，就是让善听狱讼的皋陶听了，也以为这个人是死得活该，虽判了死刑，还不足抵偿他的罪名。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熬审成狱的人太多，而舞弄文法所罗织的罪证看起来又很明确的呀。所以俗话说：‘虽是在地上画成一个牢狱，无论如何也不肯陷进去；即使只是把木头削刻成官吏，也一定不肯人对质证。’这都是在疾恨狱吏的残暴成风，是人民悲痛的言辞啊！希望陛下能减省法制，宽免刑罚，那么天下又可太平，教化又可风行于世。”皇上很赞同他的建议。

9. 十二月，下诏令说：“最近官吏执法，越来越工于文辞，而善于巧饰，这是由于朕的寡德所造成的啊！审判讼案的时候，如果审判得不得当，就会使有罪的人产生出邪恶的心理，而使无罪的人遭受到刑戮，这种人世间的水平，会造成父子间的悲恨，朕觉得非常

狱之吏是也。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此仁圣之所以伤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导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炼而周内之。盖奏当之成，虽皋陶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何则？成练者众，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唯陛下省法制，宽刑罚，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上善其言。

9. 十二月，诏曰：“间者吏用法巧文浸深，是朕之不德也。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今遣廷史与郡鞠狱，任轻禄薄，其为置廷尉平，秩

的忧伤！目前派廷尉史在郡里审治罪案，职位太轻了，俸禄也太少了，所以要设置廷尉平来平决诏狱，俸禄六百石，员额四名。一定要能审慎公平，来符合朕的心意。”于是每年在秋天以后，呈请议定刑案时，皇上便经常到未央宫的宣室殿去斋戒住宿，然后慎重的判下他的决断，一些讼案的审理，从此号称平正。

涿郡太守郑昌上疏说：“现在圣明的君主亲自去听讼，虽不设置廷尉平，刑案的审治，也将自能平正；所以如果是为后代设想，不如去注意削除那些不便民的法律禁令。复杂的律令，整理确定以后，乡民就知道该如何去避免触犯法令，奸滑的官吏也将无法舞文弄法了。现在不去厘正狱政的根本所在，却设置了廷尉平来注意到弊端的末梢，等到有一天，政治衰陵，皇上倦于听事的时候，那么，新设置的廷尉平，便将会设法弄权而成为祸首了。”

10. 昭帝时，匈奴派了四千名骑兵到车师国去屯田。等到汉朝派遣了五将军出击匈奴时，屯驻军在车师的匈奴骑兵就惊慌逃去，车师便又和汉朝通好。于是匈奴很生气，就要车师国的太子军宿到匈奴去当人质。军宿，是焉耆国王的外孙，想不到匈奴去当人质，便逃亡到焉耆去，车师王就改立另一个儿子乌贵为太子。等到乌贵立为车师王，便和匈奴结了姻亲，唆使匈奴去拦截路经乌孙的汉朝使者。

这一年，侍郎会稽人郑吉和校尉司马惠，率领着一批被免除刑罚而改判屯田的罪犯，到渠犂去屯田积谷。于是征发了一万多名不再逐水草而是过着城居生活的西域诸国兵士，连同所带领的一千五百名屯田兵士，一起去攻打车师国。结果一举击破了车师国，车师王请求投降。匈奴便派兵攻击车师，郑吉和司马惠就率兵北向，与匈奴遭遇，匈奴不敢进前。吉、惠便留下一名掌管候望的候吏和二十名士卒守护着车师王，吉等自己则率兵回到渠犂去。车师王恐怕匈奴又会带兵来杀掉他，就以轻骑飞奔乌孙。吉便迎娶他的妻子，送到长

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朕意！”于是每季秋后请谏时，上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狱刑号为平矣。

涿郡太守郑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听，虽不置廷平，狱将自正；若开后嗣，不若删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无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听怠，则廷平将召权而为乱首矣。”

10. 昭帝时，匈奴使四千骑田车师。及五将军击匈奴，车师田者惊去，车师复通于汉。匈奴怒，召其太子军宿，欲以为质。军宿，焉耆外孙，不欲质匈奴，亡走焉耆，车师王更立子乌贵为太子。及乌贵立为王，与匈奴结婚姻，教匈奴遮汉道通乌孙者。

是岁，侍郎会稽郑吉与校尉司马惠，将免刑罪人田渠犂，积谷。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破之；车师王请降。匈奴发兵攻车师，吉、惠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惠即留一候与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归渠犂。车师王恐匈奴兵复至而见杀也，乃轻骑奔乌孙。吉即迎其妻子，传送长安。匈奴更以车师王昆弟兜莫为车师王，



安会。匈奴就改立车师王的弟弟兜莫为车师王，聚集一些留下来的民众向东迁徙，不敢再居留在原地，于是郑吉便派遣了三百名吏卒开始屯驻到车师去补这个空虚。

11. 皇上从刚即位，就经常派遣使者，去寻找他的外祖父母这一家人；找了很久，也找了很多地方，很多人都好像是，但却都不是。这一年，终于找到了外祖母王老太太，以及这位老妇人的儿子无故和武。皇上便赐给无故和武关内侯的爵位。才十天左右，就赏赐了好几万。

四年（乙卯，前66）

1. 春，二月，封外祖母为博平君，舅父无故为平昌侯，武为乐昌侯。

2. 夏，五月，山阳、济阴下了像鸡蛋一般大小的雹，积深有二尺五寸，砸死了二十多人，飞鸟也都被击死。

3. 下了诏令说：“从现在开始，凡是身为人子的，隐匿了父母，不去举发父母的罪状，或是妻子隐匿她丈夫的罪状，孙子隐匿了祖母的罪状的，都不去办他们隐匿嫌犯的罪。”

4. 立了广川惠王的孙子文为广川王。

5. 霍显和禹、山、云等人看到自己的势力一天天被削夺，常常彼此相对哭泣埋怨。霍山说：“现在丞相魏相掌握政权，皇帝很信任他，完全改变了大将军时候定下的法令，举发了大将军的过失。还有那些读书的儒生，大都是贫家出身的人，他们远离乡里，客居京师，大都饥寒交迫，生活困苦，所以都喜欢胡言乱语，爱说大话，丝毫没什么顾虑，不晓得去避免忌讳，大将军先前常常很仇恨这班人。现在陛下却喜欢和这班儒生谈论事情，不管什么人，都可以擅自呈上奏章，评论是非，这些奏章多数是议论我们家的。曾有人上了

收其余民东徙，不敢居故地，而郑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往田车师地以实之。

11. 上自初即位，数遣使者求外家；久远，多似类而非是。是岁，求得外祖母王媪及媪男无故、武。上赐无故、武爵关内侯。旬日间，赏赐以钅万计。

四年（乙卯，前66）

1. 春，二月，赐外祖母号为博平君，封舅无故为平昌侯，武为乐昌侯。

2. 夏，五月，山阳、济阴雹如鸡子，深二尺五寸，杀二十余人，飞鸟皆死。

3. 诏：“自今子有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治。”

4. 立广川惠王孙文为广川王。

5. 霍显及禹、山、云自见日侵削，数相对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县官信之，尽变易大将军时法令，发扬大将军过失。又，诸儒生多谗人子，远客饥寒，喜妄说狂言，不避忌讳，大将军常讎之。今陛下好与诸儒生语，人人自书对事，多言我家者。尝有上书言我家昆弟骄恣，其言绝痛，山屏不奏。后上书者益黠，尽奏封事，辄使中书令出取

奏章，说我们家兄弟都很骄慢放肆，话里说得极为痛切，我就把这封奏书压在—边，没呈给皇帝看。后来上书的人越来越狡猾，他们竟完全进呈密封的奏章了，皇帝每看到有人上书，就派中书令出来把奏章拿走，根本不经过尚书来转呈，是越来越不相信我了。我听到民间纷纷传说：‘霍氏毒杀了许皇后。’难道真有这种事吗？”霍显听了，心里很害怕，就把实情—告诉了禹、山、云。禹、山、云都很意外的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早告诉禹等人呢！皇上拆离、外调了我家的许多女婿，原来都是为了这个缘故。这是大事，如果被揭开了，所受的惩罚不在小，这该怎么办呢？”于是霍氏便开始有了图谋不轨的心意了。

霍云的舅舅李竟有一个好朋友张敖，看到霍云家的人终日惶惶不安，便告诉李竟说：“现在是丞相和平恩侯在掌权，可以让太夫人（霍显）去同上官太后商议，先把魏相和许广汉这两个人杀掉；能够左右皇帝的，现在就全仗太后一个人了。”结果，这些事情被长安城里的一个平民张章知道了，便去出首告发，这案子就交给廷尉、执金吾去审理，便逮捕了张敖等人。后来又下了诏令，要他们停止抓人。霍山等人更加的恐惧，都以为是：“这是皇帝碍着太后的面子，所以才不追究的。可是要整我们的迹象已经显露了，时间—久，还是会发生的，等到再—发生，那就要灭族了，不如我们先下手吧！”于是就让霍家诸女都各自回去通知他们的丈夫早作防备，他们都说：“这灾祸是免不了的了，我们如何能躲得过呢！”

正好这时发生李竟因为犯了和贵族往来交通的罪被审讯，在供辞中牵涉到了霍氏，皇上便下诏说：“云、山不适宜居住在宫禁中，应该免去他们宿卫的职务，回到自己的府上去。”山阳太守张敞就呈了一件密封的奏章给皇帝说：“臣听说：鲁国的公子季友，因为立了鲁僖公，安定了鲁国，有功于鲁；晋国的赵衰，因为随从重耳的出亡，以及返国即位，称霸诸侯，建有功劳；陈国的田完，从陈国逃奔到齐国去，帮助齐桓公完成了霸业。这些人因此便都得到应有的酬劳，恩泽甚至延及到他们的子孙。结果，田氏子孙任为齐卿，到周安王时，田和便篡夺了齐国；赵氏世为晋卿，到了赵鞅，便和智、韩、魏瓜分了晋国；

之，不关尚书，益不信人。又闻民间谨言‘霍氏毒杀许皇后’，宁有是邪？”显恐急，即具以实告禹、山、云。禹、山、云惊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县官离散、斥逐诸婿，用是故也。此大事，诛罚不小，奈何？”于是始有邪谋矣。

云舅李竟所善张敖，见云家卒卒，谓竟曰：“今丞相与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诛此两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长安男子张章告之，事下廷尉、执金吾，捕张敖等。后有诏，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谓曰：“此县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恶端已见，久之犹发，发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诸女各归报其夫，皆曰：“安所相避！”

会李竟坐与诸侯王交通，辞语及霍氏，有诏：“云、山不宜宿卫，免就第。”山阳太守张敞上封事曰：“臣闻公子季友有功于鲁，赵衰有功于晋，田完有功于齐，皆畴其庸，延及



季氏则世为上卿，专掌了鲁国的政事。所以仲尼撰作《春秋》一书，追究各国盛衰的原因，便极力的讥刺世卿的把持朝政，认为是使国家遭致衰乱的原因。从前，由于大将军的决定国家大计，安定了宗庙，统一了天下，功劳也不小。可是周公的辅佐成王，也不过是七年，便把政权还给成王，而大将军霍光从武帝后元二年（前 87）起，到宣帝地节二年（前 68）去世时止，却已有二十年的岁月，在这二十年间，全国的命运，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在他权势鼎盛的时候，真可以惊动天地，而侵逼阴阳，自天子以下，天下事无不受到他的左右。因此，朝廷大臣应该要有人出来显言进奏，说是：‘陛下褒扬宠赐以前的大将军，来答谢他的功德，已经是很尽心尽意了。可是近来有一些辅佐大臣，却又开始专权，内亲外戚的势力都太显盛，使得君臣的分际混淆不清，所以请能罢退霍氏的三名列侯，让他们都回到自己的府中去；还有卫将军张安世，也应该赐给他几杖，让他退休，然后在一年四时中，经常派人去慰问他，或是召见他，以列侯的身份来当天子的顾问。’然后皇上再明颁诏书，说是因为霍大将军过去对朝廷有着太多的恩惠，所以不许所奏。经过群臣依循义理再三的谏诤以后，皇上才答应了。这样一来，天下人民一定都会认为陛下是一位不忘功德的君主，而且也会认为在朝的大臣们都很知书达礼，霍氏的世代代子孙，也不会有什么忧患苦难发生。但是现在朝廷上却听不到有什么人出来直言进谏，却直接让皇上亲自去颁下诏书处置他们，这不是一个好办法啊！现在云、山两位诸侯已被罢出，一般人的心情相去是不太远的，所以依臣的心理来揣测，如此一来，大司马和他的那些亲族部属等关系人物，一定都会产生畏惧的心理。那么让皇上的近侍臣子们有了自危的心理，这不是一个好计策。臣敞愿意在朝廷为这件事首先发言，只是我现在远在山阳为太守，无法晋见皇上，请陛下省察！”皇上很赞同他这个计谋，可是却不召见他。

禹、山等人的家里，常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发生，全家人都很忧愁。霍山说：“丞相擅自削减了祭祀宗庙用的羊、兔、蛙等动物的祭品，我们可以就这个理由来办他擅议宗

子孙。终后田氏篡齐，赵氏分晋，季氏颛鲁。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讥世卿最甚。乃者大将军决大计，安宗庙，定天下，功亦不细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将军二十岁，海内之命断于掌握。方其隆盛时，感动天地，侵迫阴阳。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宠故大将军以报功德足矣。间者辅臣颛政，贵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请罢霍氏三侯皆就第；及卫将军张安世，宜赐几杖归休，时存问召见，以列侯为天子师。’明诏以恩不听，群臣以义固争而后许之，天下必以陛下为不忘功德而朝臣为知礼，霍氏世世无所患苦。今朝廷不闻直声，而令明诏自亲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两侯已出，人情不相远，以臣心度之，大司马及其枝属必有畏惧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计也。臣敞愿于广朝白发其端，直守远郡，其路无由。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计，然不召也。

禹、山等家数有妖怪，举家忧愁。山曰：“丞相擅减宗庙羔、兔、蛙，可以此罪也！”

庙的罪！”于是便计议要让太后为宣帝的外祖母博平君设宴，同时也宣召丞相魏相和平恩侯许广汉等以下的大臣来赴宴，然后派范朋友和邓广汉假借太后的名义，捕杀魏、许这一班人，再趁此废掉宣帝，改立霍禹为帝。计划已经约定好了，尚未动手，霍山却被任命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也被发表为代郡太守。结果此一阴谋竟被人发觉了。秋，七月，云、山、朋友自杀。显、禹、广汉等人被捕；霍禹被处腰斩，霍显和她的女儿们以及霍禹的同辈弟兄都被判死刑弃市；一起被霍氏牵连定罪遭受杀害的共有几十家（《汉书·霍光传》说有几千家）。太仆杜延年因为是霍氏的旧交，也被免官。八月，己酉日（初一）日，皇后霍氏被废，移居到上林苑中的昭台宫去。乙丑日（十七日），下诏令封赏告发霍氏阴谋造反的人张章，和期门董忠、左曹杨恽、侍中金安上、史高等人，章为博成侯，忠为高昌侯，恽为平通侯，安上为都成侯，高为乐陵侯。恽是丞相杨敞的儿子；安上是车骑将军金日磾的侄儿（弟弟的儿子），高是史良娣的侄儿（哥哥的儿子）。

起初，由于霍氏的奢侈，茂陵人徐福便说：“霍氏一定会灭亡。因为太奢侈了就不知谦顺，不知谦顺便会犯上。犯上的人，就是违反常道，一个位在众人之上的人如此，那么大家一定会来忌害他。霍氏掌权的时日已经很久了，所以想要谋害他的人也很多。天下人都想去谋害他，而他们的言行又违反常道，那么，他们不被灭亡，还等什么呢！”于是就上了奏章说：“霍氏的权位太过于显盛了，陛下如果是在宠爱厚待他们，就应该及时去节制他们，不要让他们因此发展到过分的程度，以至于灭亡！”一连上了三次奏章，都不被采信，只回说“知道了”而已。后来霍氏被杀灭了，那些告发霍氏谋反的人都受到封赏，有人就为徐福上了奏章给皇上说：“臣听说：有一名客人去拜访一家主人，看到主人的炉灶有一个直立的烟囱，烟囱的旁边堆积了一些木柴，客人就告诉主人说：‘烟囱要改弯曲一点，并且要把那些木柴搬远一点，不然将会发生火灾！’主人听了不言不语，不表示任何意见。

谋令太后为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朋友、邓广汉承太后制引斩之，因废天子而立禹。约定，未发，云拜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为代郡太守。会事发觉，秋，七月，云、山、朋友自杀。显、禹、广汉等捕得，禹要斩，显及诸女昆弟皆弃市，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十家。太仆杜延年以霍氏旧人，亦坐免官。八月己酉，皇后霍氏废，处昭台宫。乙丑，诏封告霍氏反谋者男子张章、期门董忠、左曹杨恽、侍中金安上、史高皆为列侯。恽，丞相敞子；安上，车骑将军日磾弟子；高，史良娣兄子也。

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则不逊，不逊则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众必害之。霍氏秉权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爱厚之，宜以时抑制，无使至亡！”书三上，辄报闻。其后霍氏诛灭，而告霍氏者皆封，人为徐生上书曰：“臣闻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直突，傍有积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应。俄而



不久，主人家果然失火了，幸好经过左右邻居共同的救助，火灾才得扑灭。于是主人家便杀了牛，备了酒席，来感谢邻人的帮助，被火烧得皮肉焦烂的人被请坐在上席，其他的人都备照着他们帮忙救火时卖力的情形如何依次而坐，却没有把建议改装烟囱的人列在邀请的名单内。便有人告诉主人说：‘以前如果你能听从那位客人的话，现在就不必花费这些牛肉酒食来请客，根本都不会有什么火灾发生。现在论起救火的功劳而邀请宾客，这是什么道理呢？’主人这才恍然大悟，而把那位客人也请了来。现在茂陵人徐福，就曾几次上书谈论到了霍氏将会有变乱发生，应该事先去预防杜绝。过去如果让徐福的建议能够得到重视采行，那么，国家就不必破费土地和爵位去封赏给那些告密的人，大臣也不致有因叛乱而被诛杀灭族的恶果。过去的事情既然已经过去了，可是徐福却单单没蒙受到赏赐，请陛下审察审察，希望能重视那富有预见性的建议，使他能居于事后才奔忙劳碌的那些人之上！”皇上听了便赏赐给徐福十匹布帛（《汉纪》作千匹，）以后还任用他为郎官。

宣帝才即位的时候，去拜祭高庙，大将军霍光侍从在身旁，随侍皇帝的车驾，这时皇上的内心便非常怕他，就好像有针刺在背上一般的难受。后来车骑将军张安世代替霍光随侍，天子才觉得自然舒坦，身体才敢从容伸展，安宁妥帖，而不再紧张。等到霍光死了，他的宗族都遭到了杀害，所以世俗便传言：霍氏的灾祸，早从随传宣帝去拜祭高庙时，就已经萌生了祸根。经过了十二年后，又把霍皇后迁移到云林馆去，于是霍皇后便自杀了。

◆班固评论说：霍光接受武帝要他辅佐幼主的嘱咐，承担汉朝皇室的重托，

匡正国家，安定社稷，拥立昭帝、宣布，虽是周公和伊尹的功业，也胜不过他！

可是霍光不学无术，昧于事理；掩饰曲护了他的妻子霍显毒杀许皇后的阴谋，立了他的女儿为宣帝的皇后，沉溺于满足权势地位的欲望，增快了灭亡的灾祸，所

家果失火，邻里共救之，幸而得息。于是杀牛置酒，谢其邻人，灼烂者在于上行，余各以功次坐，而不录言曲突者。人谓主人曰：‘向使听客之言，不费牛酒，终亡火患。今论功而请宾，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请之。今茂陵徐福，数上书言霍氏且有变，宜防绝之。向使福说得行，则国无裂土出爵之费，臣无逆乱诛灭之败。往事既已，而福独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贵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发灼烂之右！”上乃赐福帛十匹，后以为郎。

帝初立，谒见高庙，大将军光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后车骑将军张安世代光骖乘，天子从容肆体，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诛，故俗传霍氏之祸萌于骖乘。后十二岁，霍后复徙云林馆，乃自杀。

◆班固赞曰：霍光受襁褓之托，任汉室之寄，匡国家，安社稷，拥昭，立宣，虽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学亡术，闇于大理；阴妻邪谋，立女为后，